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命兵部尚書楊方興治河

淮安府志

按方興字淳

然鑲白旗人

是年夏黃河自復故道秋溫縣河北塌三十里時村

落盡沒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河決考城之流通口次年隨塞

淮安

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劉通口決水北徙午溝至徐一

帶河流涸竭

豐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以黃河疏通決口工成河督揚

方興豫撫吳景道加級賞賚有差

河南通志

是年九月十六日河溢餘流自單入豐注太行堤深

丈餘

豐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河決蘭陽

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大水薄城堤下

蕭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河決封邱朱源寨築荊隆口隄

河南通志

是年七月霖霖黃河溢八月九月雨大水秋禾皆沒

蕭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築祥符單家寨堤封邱李七寨

堤又築陳橋堤鄭家莊隄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衝毀封邱縣城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安平堤北入海大為漕渠梗河督楊方興豫撫亢得時親駐決口起大名東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治之旋築旋決乃于丁家寨鑿渠引河殺其勢祥符時和驛築隄又築常家寨隄商邱王家壩堤考城王家道口隄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邳州雲南道御史楊世學疏陳治河事宜疏畧云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

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為河之下流而濱海諸州縣如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淮之下流也各處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定鼎之初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道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之處變為圩田土豪衙蠹據為已有遂久假不歸此海口所由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船安穩商人便之不樂復開

此海口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其  
流不疏則勢不急水行壅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  
則決於開封矣中之則決於高寶矣間有謀及海口  
者其中奸人阻撓一曰海潮灌入則民田竈場俱被  
其害不知海潮原有定時海口之內亦有防閘自有  
海口以來未聞田不可耕鹽不可煮也一曰水所經  
行之處城郭廬舍恐被衝漂不知入海之渠深濬之  
則無泛溢且海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致衝漂也

一曰沿海多寇須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啟閉必有專司入海之水其勢甚迅舟難逆行且水中但設暗椿則舟可斷也凡此皆鹽商衙蠹私溺其利而簧鼓其辭以亂當事者之心耳伏乞

勅下河漕重臣親至其地毅然必行將凡有海口之處盡行開濬其漕堤閘口開閉各因其時然後循下流而上至於河身別其淺隘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河之波不及於陸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



淮右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江南通志

是年河口潰決城垣傾圯士民房屋什器淪於洪波

者十居六七幸三日後水盡退

邳州志

是年河決自鯉魚山南下逼武官營口遷塌民田三

十餘里衝斷遙月等堤一十八道

雖寧縣志

是年河決祥符之朱源寨全河北徙浚支河以分之

越五載始復舊

目遊四海記

世祖章帝順治十年武陟沁水決浸及修武是年

築祥符黑岡回龍廟李七寨等堤原武趙家莊堤蘭

陽板廠堤月堤考城芝麻莊堤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築陽武慕家樓隄商邱夏家

樓隄虞城土樓隄考城王家道口隄

河南通志

是年河趨陽武縣西南潭口寺勢與堤平畚鍤逾兩

月始息

目遊四海記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築祥符守公寨堤回龍廟月

隄陳橋堤蘭陽板廠堤陽武潭口寺堤包家廠堤及

築封邱中灤城隄決口始告成又築考城王家道口

堤武陟沁河傳村隄

河南通志

是年大王廟決口塞按大王廟逼近荊隆口自荊

隆口決後下流之河身已經淤澱及大王廟又決下

流益淤且自七年至十二年歷五載餘河身日就澱

高祇因彼時河身尚深數丈是以雖有淤沙將河底

逐漸澱高而人不知其害也然其後下流之易決實

由於此云

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築祥符蘭陽陽武商邱虞城

隄壩

河南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

淮安府志 時

朱之錫為總河之錫字孟九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

是年築祥符槐疙疸堤清河集堤魁星樓堤陳留孟家埠遙堤又月隄蘭陽劉家樓堤儀封三家莊隄陽武隄封邱大王廟樓堤滎澤南岸堤商邱王家壩堤

河南通志

是年七月十九日

上諭吏部總河事務重大必得其人方能勝任吏部右侍郎朱之錫氣度端醇才品勤敏著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寫敕與他特諭  
二十一日奏辭二十四日奉

旨卿以才品特簡河督著即遵

旨任事不必遜辭 八月十七日奏請

陛見疏畧云臣惟河道修濬在於冬月水涸之時料理

預備刻不容緩近聞邸報見舊河臣揚方興特叅黃河南岸修防失守官員一疏內稱槐疙疸小長堤一處漲溢漫沒孟家埠口一處頂衝崩潰臣責任攸關每一念及不遑寧處雖舊河臣揚方興見在河干而臣既膺委任何敢稽留且臣筮仕以來備員

禁近日侍

天顏今赴任出京去

天漸遠犬馬之誠不勝戀戀伏祈

皇上敕定日期允臣

陛見恭謝

天恩臣既得親承

訓誨服膺勿忘剌期起程星馳趨任亦可以免遲悞之

咎奉

旨著於二十四日陛見九月初九日又奉

旨召赴景山恩賜

御衣於十月初二日到任

朱之錫河防疏畧

是年黃河南徙陳留孟家埧口潰決於隄南築縷月堤五百丈復築堤一千二百丈陸續坍盡水衝遙隄知縣張重潤濬河一道引河折入新河南面遂免衝決後儀封縣三家莊河長一千丈以殺北來水勢

而黃渡河涸為田

目遊四海記

世祖章帝順治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總河朱之錫疏報丁艱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卿以才望特簡著即在任守制不必



回籍 三月二十二日上泣陳守制疏奉

旨河務重大知卿才堪總理前已有旨慰留著遵行不必再有陳請 九月初十日上籲請終制疏奉

旨河道重務正資料理仍遵前旨勉強留視事不必再行

陳請

河防疏畧

是年河決山陽之柴溝姚家灣隨即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築祥符黑堦堤常家寨堤儀封三家莊隄封邱

楊家樓堤大王廟堤虞城歡堦寺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復決陽武縣城南慕家樓築河堤賴以無患

日遊四

海記

是年九月河溢大水

蕭縣志

是年冬十月大雷雨河淮交漲流沒治南北田舍甚

衆

清河縣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總河朱之錫題

奏兩河利害疏略云黃河建瓴萬里及入河南以下

土壤既鬆羣流奔匯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元以前河

猶從北入海其間議塞議防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徼  
徭者載在史冊難以縷數迨至前明用河資運夫有  
歲編銀有額設戒愆之法非不周也乃二百餘年之  
間被大害興大役者猶至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水  
能臣如徐有貞塞張秋役夫五萬八千劉大夏塞荆  
隆口用軍民夫十二萬餘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  
以三十萬計所請帑金亦復不貲河之悍激湍流未  
易以人力勝蓋其性然也我

朝因明之舊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黃河自滎澤以至  
山陽南北兩岸垂四千里苟蟻穴不戒漕且中斷則  
凡所以籌河者豈能與前明有異臣自蒙

恩受事稽之故籍問之水濱前明經營遺蹟數十年來  
廢弛已甚如太行遙堤正宋任伯雨所謂寬立堤防  
約攔水勢者沿河要策無以出此竟以工鉅帑詘議  
寢運河自通惠至清口止計二千餘里防淤防淺舊  
時規制僅存十五以臣職掌論之何事不宜修復然

今司農告匱民力彫敝無論舉羸未易即斤斤歲修  
常例河帑缺額漸苦捉襟臣早夜焦思實有不能一  
刻即寧者為今之計亦惟是內約盈虛外權緩急隨  
時補苴期不失為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急修工程俟  
司道勘報容臣酌議具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  
稍加損益以裨河政萬一者共得十事一曰陳明河  
南夫役一曰酌議淮工夫役一曰查議通惠河工一  
曰特議建設柳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覈曠

盡銀兩一曰慎重河工職守一曰申明河官專責一  
曰申明激勸大典一曰酌議撥補夫食各為一疏仰  
請

睿鑒 一特議建設柳園疏畧云黃河悍激湍流勢若  
奔馬禦險塞決非埽罔功每捲一埽用柳動以千百  
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數且不貲况伏秋河勢陡  
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危為安可以免塞決之費  
即萬一有決埽料在手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

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  
餘於採辦之數然後可以源源相繼不然而樹藝不  
廣卒然有急無術點金縱有不竭之金錢無窮之人  
力亦不免束手坐困耳觀於瓠子之歌有云河伯許  
分薪不屬似可見栽柳一事竹頭木屑似乎瑣細而  
其實乃沿河者之第一義也查前河臣揚方興題請  
責成印官各於河干按汛栽柳分別多寡照例勸懲  
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惟是黃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偷安澆灌難徧臣等亦未能徧履長堤為虛為實尚未可知臣竊以為尤宜責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安置徭堡夫數名布種澆灌既便責成而道廳等官可以親詣稽察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將見數年之後徧地成林不但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以少節民力亦可以少甦矣再照官給柳價每束五分雖不



為少但一工用抑多至數萬既非市販之物又重以轉運之難斷非一二人所能辦故屢經部覆照例令印官責成里甲均採均運奉

旨通行已久今惟嚴行申飭照地均買有抑之家聽其轉售如有包攬捐索扣刻準折等弊司道等官力行揭報到臣以憑叅究毋徇毋縱河道民生兼濟之策無以易此 又嚴剔河工弊端疏畧云臣惟天下之事一事立則一弊生錢穀有錢穀之弊刑名有刑名

之弊河工大矣豈能獨無要在有犯必懲而斷不能  
因去弊之故輒議變法併以悞河如語所云因噎廢  
食也臣履任以來詳加體訪約有數端一曰工程有  
石工有土工有埽工有椿笆工工力不到法式非宜  
一弊也料物虛浮徒事粉飾一弊也一曰器具方  
船活閘刮板戽斗鐵鏟鐵鑊布攪竹筐鐵畚畚葉杓  
鐵簸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等項儲備不  
預徒手莫施一弊也製作潦草不堪適用一弊也之

二者是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廠夫堡夫溜夫堤夫泉夫閘夫淺夫鋪夫或食條編或食河銀有募夫食估計河銀尅減工食一弊也奸豪包佔一弊也賣富僉貧一弊也賄鬻私逃一弊也一曰物料有椿木抑梢磚石草柴蘆蘘灰鐵糯米桐油等項交修捐索一弊也扣減價值一弊也折乾肥私一弊也盜用官物一弊也之四者是皆誤工而兼以病民者也然有在官在衙蠹地棍之不同除屢經禁飭外臣以為在

官者宜責司道府廳互相覺察據實報臣以憑題叅  
不得曰河道不預我事故行推諉如隱諱不報別有  
發覺即查歲終原開賢否各官中間考語如有大相  
悖謬者治以徇庇之罪在衙蠹地棍者一如訪蠹之  
例責成各屬推官不時開報重者題叅輕者究治一  
歲之內全無察報注以劣考庶奸弊可除而河工危  
濟是則勞民費財中樽節撫恤之一道也 一慎重  
河工職守疏畧云總河一官所轄黃運兩河不下四

千餘里豈能分身一一親理所恃以共濟者道府廳  
印官耳而印官又未必能一意辦河則司廳尤其要  
也是必預選而後綢繆可以無悞蓋因材器使用人  
所亟而獨治河之事非澹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  
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  
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若徒事繩尺以為無  
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害事後議懲悔已晚矣故非預  
選不可然人之才畧可信操守難信人事可期意外

難期預選固未易也但為河道起見何敢逆為過計  
改轍貽悞惟有白簡從之預選之法有二一曰薦用  
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

敕書內開稱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即指實  
薦舉擢用又查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十年十一月  
內題為就近請補廳官毋誤黃運兩河事請以鉅野  
縣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英補  
黃河同知俱經部覆奉

旨俞允似應題請照例遵行者也一曰儲材凡河官懸  
缺吏部陞補之日準於臣歲終題薦官員內照其本  
等職級循序陞轉庶始終練達駕輕就熟而河防有  
恃似應題請酌議者也又必諳習而後幹濟可以圖  
成蓋不學能知賢哲所難而況治河之事水性之變  
遷不常修防之方略異致器具物料之瑣屑百出夫  
役錢糧之盈縮多端若姑俟體訪而後施行機變之  
來呼吸不及事後補救損已多矣故非諳習不可然

人之喜遷轉而惡淹滯則畏其留憚勞怨而圖安便則幸其去諳習亦未易也但為河道起見何敢代為私計信賞必罰惟有功罪分明耳諳習之法有二一曰久任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管河廳官俸滿為期不便更議外查工部題覆前河臣楊方興為請復河差三年舊例事內稱河臣疏稱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以觀其成非三年鮮濟中河一差相應改復三年更換等因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查各河差俱以三年為滿惟通惠一差  
一年代更但邇來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糧甚費籌  
畫人夫更難整齊若一年一易毋論初任頭緒不知  
甫得通曉而報代之期又至功效難集且恐傳舍視  
之誰肯為數年經久之圖者工作不堅錢糧益費亦  
有可慮合無準照各河差例改為三年運道河帑不  
無裨益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一曰交代河防職掌刻  
難乏人員缺代署不惟利害不切即驟然經營省解

不易難免誤事除分司例應交代毋容更議查前河  
臣潘李馴河防書開稱徐州海防二道為河湖喫緊  
之區山東河南二道為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併  
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  
同管河分司一例守候交代又稱新舊交代以河上  
事體轉相傳告等因今除不係專司各道不便更議  
外其河南管河道併各省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合無  
查照往例陞調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

事宜備造清冊傳告新官違者容臣指叅庶綜理周密便於責成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以上四款要在相濟而行則人材可以不匱而河道亦可以無虞矣

又申明河官專責疏略云天下之事刑名錢穀皆可以理斷臆決文移辦治獨河道一事非足到眼到則形勢之委曲工程之堅瑕鮮不有錯施而悞事者查先臣潘季馴修築淮工調委附近司道八員分管且申飭各官總有應理公務止許工上幹辦此可見經

理河事非身親不可而況乎分內職業又何暇舍已而耘人也況運河當旱涸之際黃流在暴漲之時一二河官遠者所轄不下千里州縣佐貳汛內河道亦不下百里刻刻往來尚不免顧此失彼若更有他營豈能無悞案查前河臣楊方興題

請申飭河官不許別委已經奉有

俞旨但事久易弛上司差遣必係急事河官自恐取罪勢又不敢強辭甚至有寧悞本職而黽勉從事者河

漕關係甚重誠不得不逆為過計仰請

天語特賜申飭若河官奉委即自行具報到臣庶萬一  
因之貽悞責有所歸河官不報即坐以營求差委之  
罪又照按臣考察事關大典豈容苟免但恐值河道  
多故時郡城相去河干道路必遠若河干不在竟以  
修防付之老人夫役臨流頓足何濟於事合無容令  
該轄同事道府代為申明俟河事稍定準赴補考庶  
責成專而河防得以有恃矣 各疏工部議覆具題

俱奉

旨依議

上疏俱切中時  
宜今止錄其四

十一月初四日上哀懇歸葬

疏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特準暫假數月扶櫬回籍事竣仍

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著遣官暫署

河防  
疏畧

是年築祥符陳家寨隄貫台堤儀封蘇家樓堤虞城

羅家口堤考城王家道壩

河南  
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河決陳州郭家埠築祥符班

家埠堤魁星樓堤儀封楊家堂堤封邱新龍口堤商

邱蘇家樓堤考城王家道壩

河南通志 是年楊茂勲任總河苗澄署理總

河事並見山東全河備考十二月初三日朱之錫假滿回任見河防疏畧

是年堵塞槐疙疸又河決虞城之羅家口本年隨即

堵塞

淮安府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五日總河朱之錫題

估計考城王家道口歲修工程錢糧一疏部議題覆

奉

昔河道設立總督原宜總覈屬官稽察工程俾無冒濫  
今王家道口一工估銀一萬一千二百餘兩較十七年  
歲修估銀太多朱之錫未經詳覈止憑縣冊輒爾草率  
具題豈是委任總督之意大不合理仍著朱之錫親赴  
本工勘驗另行確估具奏 十月初十日總河朱之錫  
題看得河患惟河南為甚而修防之嚴密夫料之繁  
多較之他省猶費區畫此臺臣余縉所以據其前任  
封丘閱歷於塞決大工者見之數奏而有河防六款



之議也臣轉行司道屢加詳議據查得疏鑿之政宜  
講一款河溜所衝無堅不克雖重隄累埽而坍塌勢  
陷補救不遑故莫善於挑引河一著但形勢不同引  
河有可挑不可挑之異水性難定挑引河又有得成  
不得成之異是又在司河者相機設防期不致於潰  
決成害耳採青之弊宜禁一款歲修柳料均派均運  
原不專事採青已經臣於夫柳為河工大弊等事敬  
陳河工管見等事疏內詳議具題部覆奉有

俞旨立案但歲修之功可以先期估派陸續催交至於  
河勢驟變搶塞決工事機之來爭在呼吸若俱俟一  
一分派運到而後舉事則險者必潰已潰者必致不  
易收拾連年如塞雷家集決口槐疙疸決口皆於境  
內亟採曠地隄路柳枝不動錢糧幸而告塞已事昭  
然似又不便膠執一端坐成貽悞唯是嚴禁河夫殘  
毀園圃果木及借端索詐有犯重究不致擾民可也  
濱河之居民宜卹一款查兩岸堡夫率皆取之傍河

居民既已效力河干何堪復充別役所有本身門夫  
雜差似應量與豁免以示體卹至于劈柴一項嚴禁  
已久併堡夫應辦課程俱經前撫臣賈漢復於瀝陳  
堡夫之劇累等事疏內查明具題部覆奉

旨  
在案相應仍照部咨通飭遵行者也遠郡之夫役宜  
免一款河夫苦役凡人之情未有不好逸而惡勞者  
但塞決大工尚不免調及各省每年歲修夫數雖少  
遠地既曰宜卹近者又曰河患原關通省不宜偏累

近地之民前按臣李及秀條陳疏內固已曾言之矣  
況臣前覆按臣李粹然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一疏  
河南一省原係分別遠近照地出夫其在五百里外  
者仍議間年始一調用未嘗不曲示寬卹至云免僉  
河夫派以供兵喂馬等役則差徭各有分隸遠近未  
必相當彼此紛紜似屬不便現今按臣劉源濬復有  
免夫解銀之議容臣會同撫臣另議具題以聽部覆  
可也隄柳之護視宜勤一欵河防之法全資柳料若

樹藝不繁即使錢糧不乏人力衆多亦終於束手無策耳查部覆前河臣楊方興遵

諭敬陳河道錢糧一疏內開河干一帶有栽柳三萬株及二萬一萬株者分別叙錄有栽柳不及三千株并全不栽者分別叅處總河臣題報臣部具覆請

敕吏部查照勸懲奉有

俞旨臣前者特議建設柳園一疏濱河州縣各置柳園數處栽植柳株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亦准部覆

奉

旨。在案。但作何叙錄。未有定議。廳印各官。合無定例。有能自置柳園栽至二萬株以上者。許將柳園地名栽過柳株呈報。該道務於秋冬之時。驗明成活確數。具結報臣。准與具題紀錄。其動支官價置買柳園者。務至三萬株。方准紀錄。如有怠於栽植。及柳株枯損。不行補栽者。指名題叅。分別議處。庶勸懲明而鼓勵爭先修防有賴。是亦節帑甦民之一大端也。場廠之舊

制宜復一款建廠貯料仍設廠書以資登記設廠夫  
以資看守原係舊例特緣工食除荒裁革已久今議  
廠書即於河官書手內選充廠夫即于河夫正身內  
殷實守法者選充工食不必別議而責成既切稽覈  
自是倍嚴矣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

是年築祥符王盧集隄中牟遙隄儀封楊家堂隄考

城王家道壩

河南通志





行水金鑑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四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六月開封黃練口河決祥符中  
牟陽武杞縣通許尉氏扶溝七縣田禾盡被淹沒

七月淇縣沁水溢灌入御河浸沒民田甚衆 是年  
築祥符狼城岡堤馬家店堤陽武姜家莊隄原武趙

家莊堤修商邱高家莊堤虞城侍賓寺隄

河南通志

是年五月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口十一月歸漕

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曹縣之石香爐又決武陟之大材中牟之

黃練集俱本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孟家灣口

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築祥符單家寨遙堤青谷堆幫

堤瓦子坡隄又與中陽二縣會築隄岸又築陳留梁

家寨堤蘭陽常家樓堤王家樓堤原武趙家莊隄

河南

通志

是年河決武官營口

唯寧縣志

是年十一月初二日總河朱之錫題請復河差三年  
舊例疏云黃運兩河上關轉漕通塞而民生安危亦  
於此焉攸寄其間修防之方畧異致節序之流轉相  
催即使明敏之官亦必得身親歷練然後當機應變  
施措咸宜無貽事後之悔以故前明河臣潘季馴有  
管河分司三年一換猶恐不能觀成請以六年九年

為滿而科臣尹瑾復以管河司道等官遇三六年考滿加銜照舊管事準與破格超遷之議此皆昔日慎重其事以為不若此誠不足以專責成而期實效載在河防刻書之中歷歷可考也即我

朝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十四年四月內亦具有

請復河差三年舊例等事一疏臣於順治十六年正月內復具有慎重河工職守事一疏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因六部司官輪流陞轉又兼滿漢並

差議將管河分司亦改為一年更替之例敢不欽遵  
成命第河工關係既重水性變遷爭在呼吸又與他事  
不同若一年一換初則生手未諳茫然無措及至稍  
知頭緒而差期已滿年復一年豈免貽悞合無仰請  
皇上軫念兩河重計或將兼管鈔務所差滿官一年一  
換其管河分司漢官仍遵前

旨三年一換差內暫停遷轉俟其回部考覈之後準與  
叙陞既於

新例無礙而

國計民生可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所裨河政非淺鮮也

奉

旨該部議奏部議題覆奉

旨這河差滿漢官俱著三年更換

河防疏畧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杞縣河決築祥符黑堦月堤陳留貫台堤蘭陽銅瓦廂堤儀封蔡家樓堤虞城羅家

口縷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朱官營口

睢寧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年四月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

廬舍田禾多被淹沒

築封邱大王廟隄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安東茆良口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總河朱之錫卒

故事節鉞重臣皆由

廷推而公出自

特簡實異數云公於丁酉孟冬受事凡為修守綢繆計者無不悉心擘畫以圖經久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

及諸弊端中間興革損益皆商確至當一一條上幾  
數十疏俱覆議報可於是河政煥然改觀庚子季冬  
復任彈力盡職益勤於初經營河上什一在署什九  
在外兼以雨暘勿若非旱憂淺即潦憂衝每當各工  
並急則南北交馳寢食俱廢值盛暑介馬暴烈日中  
隆冬嚴寒觸冒霜雪誠所謂勞不乘暑不盖駸駸有  
古大臣風以故首尾十年無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  
免昏墊公亦坐是日憊欲乞身者屢矣會事格不果

乙巳冬督催空艘抵臨清夕處兩間間風露浩浩夜以繼日不少休息及東旋形神顛顚入春後閱視大挑奔馳東臨邳宿間積勞日甚因繕疏請

告未拜發而公遽薨是時經紀後事家無餘財其歷年所節河帑甚裕公在日不欲以餘羨邀功至是督撫會疏陳公勤事狀具言歲修額銀為

朝廷節省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即此一端可以槩其官守公之治河也戊戌冬董口淤公從石碑口迤南

別開新河二百五十丈接連大河以通飛輓已亥春  
駐山陽蘇甯五大險工叢弊一清復太行老隄民修  
之制各保廬聚條議中州夫役悉照十五年以年熟  
地分別遠近漸次調用人服其公清釐曠盡銀兩達  
部充餉辛丑冬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間悉成平陸公  
集夫挑浚疏

請分給食米故工鉅而人不勞壬寅夏曹縣石香爐工  
決幾成大患賴公駐工籌畫夫料手口卒瘞凡五閱

月塞決告成其他險工如王家道口孝成集槐疙疸  
黃練集俱著有成效而惠民莫如軫恤夫役沛州路  
當子午挽舟之夫動以萬計偃卧於道者不可勝數  
公具緯夫苦累一疏備陳其不堪者六曲有調劑者

四

上嘉其奏下部議覆民困少甦會歲祲山左中州淮南  
道殣相望公設法倡賑全活者衆姦民朱明量誣胡  
守法不逞事株連數百十家公親讞款伏良善獲安

其他慈祥惠養固未易更僕數先是公欲纂輯河防一書續潘公季馴後會

世廟升遐遂罷詩文書稿隨手散軼今僅存疏稿數十

卷末

李之芳撰宮保尚書梅麓朱公墓誌銘節畧

是年築祥符魁星樓堤黑垆口堤封邱于家店月堤

儀封石家樓月堤

河南通志時盧崇峻為總河崇峻字山斗廣寧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築祥符黑垆堤中牟黃練集堤

陽武穆家樓堤儀封石家樓縷隄

河南通志時楊茂勲再任總河

是年河決桃源之烟墩次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縣西北長堤決石將軍廟

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七月彰德府屬大雨河水湧漲

平地水深五尺官民房倒塌無算 是年築祥符一

覽臺堤聶家寨堤黑垌堤魁星樓堤陽武趙家寨月

堤蘭陽谷家營堤儀封石家樓堤小宋集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桃源之黃家嘴塞之復決次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屋宇蕩然無餘

邳州志

是年四月河決衝沒西北居民田廬數十里三汊以  
下水不沒胥涉者褰裳而行漕艘不渡 六月從土  
神廟決入治儀門內水深三尺自明天啟元年水決  
入治於今五十年再見 決三義壩衝沒治後田廬  
數十里邑治幾廢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築祥符瓦子坡堤魁星樓堤陳  
留梁家寨堤中牟原墩寺隄蘭陽梁家埠堤谷家營

堤

河南通志 時羅多  
為總河多滿洲人



是年河決三汉口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九年築祥符李七寨堤守公寨隄中

牟小潭溪堤原武廟王口隄趙家莊堤封邱大王廟

堤河內仁孝寺堤武陟木欒店堤

河南通志

是年八月河決曹縣之牛市屯次年修築完固河歸

故道

山東通志

縣遭河決者五年是年五月再入治王家營二堡盧

家渡文華寺皆先後而決邑內百里皆水其大堤決

時衆見大火如毬旋轉堤上火燄蓬勃少頃雨雹疾  
擊人畜號聲震野是日之夜永興集亦大風雨火光  
灼然著人如熱 是年河水大漲三決隄流離載道  
總河羅多自桃源界起東至龍王廟皆因舊址加築  
高一丈面二丈廣闊六丈長三千三百三十四丈計  
程十八里半及入臘河冰水溢劇截村居廬舍及林

木無數

清河縣志

是年決單縣之譙樓寺漂沒民舍

目遊四海記

是年三月工科李宗孔又題河患萬分危急修塞刻不容緩方查覆估工之次五月暴風雨淮黃大漲浪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餘段衝決五丈有餘又將烏沙河西堤岸衝倒淮黃之水直注於高寶湖當是時高堰幾崩淮揚二郡殆矣哉水之合淮黃從諸決口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寶諸有司無歲不防隄晝夜巡警增堤與水俱高然以數十里奔悍之水攻一線孤高之隄值西風鼓浪堤奔聲如雷一瀉萬頃其決愈遲

為害愈劇而江高寶泰迤東無田地興化以北無城  
郭室廬矣十五載中堤決者八而堤東下河自明隆  
慶間黃流入墊射陽其他如淶陽平望諸湖淺狹不  
能受水水驟至輒漫無所歸各河港疏濬不時淤塞  
日甚而范公堤下諸閘久廢入海港口盡塞雖經大  
臣會閱嚴飭開壩出水而年深工大所費不貲兼為  
傍海奸竈所格竟不果行

康熙七年戶刑二部會同  
河督漕撫親行踏看覆奏

白駒場四閘當開石埭天妃口由新  
洋港入海之處當挑挖未見奉行

水迂迴從東北

至廟灣口方入海七邑田舍沈水底者動閱歲時比  
及宿水方消而新歲之橫流又已踵至矣 自九年  
後黃運等河并歸仁堤翟家壩白洋河等工俱用正  
賦濬塞黃河以外分為三大工分司道官總管餘各  
以佐貳督工於是年九月開工始皆總河羅多所請

也

揚州府志

是年秋河溢大水

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築祥符黑堦隄陳橋隄中牟小

潭溪隄儀封石家樓堤鄭州王家樓堤商邱尉家閣

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武陟各築沁河堤

河南通志

是年二月羅多調別任總督河道改用王光裕于是

光裕復勘議兩河情形移建季太壩

前潘總河建四壩以洩黃水之

過漲者一季太一徐升一三義一崔鎮七年題明重修

八月題報安東茆良諸

決口就塞然黃河故道愈淤正東雲梯關海口積沙

成灘亘二十餘里黃河迂迴從東北入海清口為黃

水灌入裴家場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

漕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閘行刑科彭之鳳疏言

其害

揚州府志 按光裕字中立遼東人

是年節良決口塞先是山安一帶之小決口甚多而節良口為大節良決於康熙四年歷今七載而始塞故下流海口流緩沙停而淤澱日久云 是年河決桃源之陳家樓即塞之又決七里溝十二年堵塞

淮安

府志

是年六月河又決五堡堤八月決桃源七里溝

清河縣志

是年三月十八日河溢八月河又大溢高下淪沒

蕭縣志

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虞城黃河水溢 築祥符黑

堦堤白石堦堤陳留赫家寨堤中牟辛莊縷隄陽武

潭口寺隄封邱大王廟堤儀封石家樓隄蔡家樓隄

商邱蘇家林隄考城芝麻莊隄河內大馬口堤武陟

大原村堤

河南通志



是年水決塘池舊城居民烏棲堤上兩夜啼號聲聞

數里

邳州志

是年七八月黃河四溢兩河口隄決山西坡大水各

處村屋倒塌

蕭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築祥符回河寺月堤陳留赫

家寨堤中牟陽武會築堤陽武又築王家店堤封邱

築大王廟隄儀封築蔡家樓堤商邱築禹王廟前堤

虞城築劉家莊隄考城築史家樓等處堤

河南通志

是年三月河決桃源新莊口並王家營又自新河郭

家口北決堤內外皆水田無立苗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築祥符貫台堤陽武張家莊

堤儀封蔡家樓堤考城芝麻莊堤

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築陽武王家店月堤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徐州之潘家堂及宿遷之蔡家樓俱於本

年堵塞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花山壩口辛安黃山白山劉家莊董家莊

青羊木社等處當其下衝淹沒民田七百餘頃

睢寧縣志

是年六月河決入治田禾淹盡民多流徙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築蘭陽銅瓦廂月堤

河南通志

是年黃流倒灌洪澤湖高堰潰決三十四處黃淮合

并東下淮揚大困

江南通志

桃源新莊決於十二年至是始堵塞蓋因十三年八

月堵塞將完遇秋水漲甚復衝九十餘丈更將舊決

口之底衝深以致禍延數載而河身之淤澱彌甚云

是年河決宿遷之白洋河及于家岡二處又決清河之張家莊王家營安東之邢家口二鋪口山陽之

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竇家口

淮安府志

是年淮黃復大決高家堰時頻年被水諸堤工皆未竣河淮正道日益阻塞是年五月因久雨遂大潰決前此諸工盡廢高堰一帶倒卸三十餘處水浸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堤殆不能支隨亦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

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堤以東浩浩乎

茫無際涯矣報聞 特遣大司空冀如錫少司農伊

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春二月總河王光裕解任勘

問

命安徽巡撫靳輔總督河道 三月

勅諭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輔茲以總河關漕運大計特命爾總督河道提

督軍務駐劄濟寧州凡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直隸大名天津江南淮揚徐潁各該地方俱照舊督理爾督率原設管河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守巡河道官將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往來經理遇有淺澀衝決堤岸單薄應該幫築挑濬者皆先事預圖免致淤塞有礙運道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有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但係河道工程俱照近日新行事例通融計處支放

務要規畫停當毋得糜費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  
河務即據實舉薦有侵漁溺職怠玩悞事及權豪勢要  
之家侵占阻截並違例盜取河防應拏問者徑行拏問  
應叅奏者指名叅奏其河道緊要機宜有干漕運督撫  
衙門會同計議施行若有重大事情奏請定奪年終將  
修理過河道人夫錢糧照例備冊造冊圖畫貼說奏繳  
或有土賊不時竊發慮河運為梗爾當精選將領嚴覈  
兵馬勤加訓練申明紀律如遇賊寇窺竊即督發鎮將

官兵勦滅勿使蔓延如有將領臨陣退縮殺良冒功及糧運稽遲失候軍機者武官自四品以下文官自六品以下會同提督巡撫准以軍法從事鎮道等官飛章叅處務期消弭亂萌保安地方其山東河南各巡撫悉聽爾節制河道軍務有開載未盡者許以便宜舉行不從中制爾以才望簡用須殫竭忠猷不避勞怨斯稱委任毋或因循怠忽及處置乖方有負委托爾其勗之特諭

六月大挑山清高寶等四州縣運河井清口爛泥



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

靳文襄治河全書

按公甫到任即大挑運河及清口以下至海口河道乃不於堤築為事而能使水由地中行可謂得治水

之要

領矣

是年七月河決楊家莊二百餘丈時河流僅一線亦有水從旁洩而河之故道竟成平陸者總河靳公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先於宿挑清三邑內開引河以濟運又於清口以下直出雲梯關外並開引河以導

入海之勢

淮安府志

是年總河靳輔陳經理河工事宜八疏

上悉俞其請復大發帑金專任委成是年裁高郵分司  
南河工部于是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河始  
入海開清口兩傍引水河而淮水始出河又築河岸  
遙隄縷堤修高堰堵翟壩上流載導而揚境以內工

亦同時並舉

揚州府志

總督河道靳輔題為河道敝壞已極等事疏畧云備  
稽當日所以敝壞之緣由力求今日所應補救之次

第大抵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以為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為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

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  
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為施工則堵東必  
西決堵南必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  
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  
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  
流緩而沙隨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  
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  
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

而無滯也查今日河患之所以日淺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堤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即堵塞之所致也蓋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并永涸邸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

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漲黃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潰矣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

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  
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  
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黃淮又復  
并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  
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  
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板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  
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  
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

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  
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衝決五十  
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揚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  
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  
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并歸清  
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  
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  
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



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  
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  
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  
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河底漸成平  
陸矣況尤有堪慮者目今現在之河身既已墊高若  
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  
一至徐邳宿挑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  
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為修

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救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為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

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臣謹竭臣之愚備采衆論而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為八疏條列具題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速議允行庶已淹之田可耕見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額賦可復其於 國計民瘼

誠均有攸賴矣

靳文襄  
公奏疏

行水金鑑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靳輔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一疏畧云臣竊見今日  
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  
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也查清江浦  
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

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海必須畧開去路導之使行蓋築堤堵絕用水刷沙雖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今自清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淤既經十載

如臣不從萬全立議而貿貿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  
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  
開又生他變則臣一身受溺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  
已費之錢糧將來之國賦民生之昏墊何哉況用  
水刷沙即曰不必挑浚而束水歸漕則又必須築隄  
既築堤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浚  
於築而為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傍近  
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而

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有之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并新鑿之河俱合而為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日之



舊矣其所浚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十方即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也查工部尚書臣冀如錫等條奏內開堤底以八丈為度面以五丈為準高以一丈五尺為憑等語計每隄一丈應用土九十七方半誠為防河至堅之策今臣所議高闊之數俱減每堤一丈止科用土六十方者蓋以物力艱難姑暫從減省擬議俾其足以抵當河水而止仍俟物力稍寬之時再

行量撥人夫協同議設守堤之兵加高加厚仍如部  
臣等條議丈尺之數可也至部臣等原疏內開南岸  
自白洋河至雲梯關止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止  
務須一律修築等語俱應照議興築查白洋河至雲  
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  
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  
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  
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堤者有原有

堤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堤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  
有堤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  
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  
土高三尺寬八尺每堤一丈計牽約存舊土二方四  
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實須  
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  
以離水三丈為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  
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算總之離堤三

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算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兩岸之堤共用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應用夫二千一百九十八萬一百六十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通共需銀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

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  
內無異若不量挑浚以導之量築堤以束之則黃淮  
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  
驟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與  
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  
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  
底必淤不過數年當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  
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

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為重而力請築堤束水用保萬  
全不敢泄泄從事以貽後此之大害也惟是近海之  
堤止期足以攔水可以不必過於高厚堤底止須寬  
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  
之土築之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計長二萬八千八  
百丈每丈用土二十四方計用土六十九萬一千二  
百方用夫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工每工照例給  
銀四分通共需銀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兩二共需

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統於臣第六  
疏內設措錢糧以給之其需用人夫共計二千四百  
七十餘萬工應限二百日完工計每日需夫十二萬  
三千七百餘名念淮揚附近人民尚須供臣後疏挑  
浚幫堤堵決等各工之用斷斷不能更有如許多夫  
前來應募臣查康熙九年前河臣羅多興修黃河各  
處之工除調用各處泉淺等夫外曾經令山東江南  
鄰郡地方協募赴工在案今此工之大數倍於前不

得不循例而行臣擬令江南之鳳陽府屬募夫一萬  
五千名江寧府屬募夫一萬名蘇常二府屬各募夫  
八千名鎮太二府屬各募夫四千名徐州并屬募夫  
五千名滁州和州并屬各募夫二千名山東兗州府  
屬募夫一萬四千名濟南府屬募夫九千名東昌青  
州二府屬各募夫五千名河南開封府屬募夫一萬  
三千名歸德府屬募夫八千名尚少夫一萬一千七  
百餘名應於淮屬之邳海睢宿贛沐六州縣地方召



募其募夫之法各該府州就所屬州縣之大小近便酌量派募務募二十歲以外四十歲以內精壯強健之夫赴工常川供役不許以老弱塞責及往來更換以致曠悞工程即於該府屬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等官內遴選能幹之員專管驗募限部文行到該省半月之內募齊人夫各帶土車鍬担等器飛星押赴工所董率料理依限挑築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釐之其法容

臣預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五千工為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平地者有更有缺窪須填者有存舊地之土多寡不等者并堤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標識之上仍立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收存各監理官即按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堤段令其如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條議鐵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

臣更請立懲勸之典以鼓舞而警策之凡各州縣協募人夫有老弱病廢及奸滑逃逸一名至五名免議外六名至二十名者各該州縣罰俸半年所委專管官罰俸一年二十一名至五十名者州縣官罰俸一年專管官降一級調用五十一名至一百名者州縣官降一級留任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一百名以上者州縣官降一級調用專管官革職其所築堤段如有  
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

兩旁低窪有三四丈者將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三處  
以上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  
兩旁低窪至五丈以上者將專管官革職如所募之  
夫盡皆壯健并無一人逃逸所築之堤隨驗俱堅堤  
面兩旁豐滿處處合式者該州縣官不論俸滿即陞  
為管官如係正途照依應陞之缺加二級即陞如非  
正途俱准照正途注冊一體加二級即陞更請責成  
道府州并監理各官如各該道府州所屬有一官議

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半年兩官議處者將該道府  
州罰俸一年三四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一級調  
用五六官以上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二級調用所  
屬委官督工勤幹築堤堅固如式依期早早告竣者  
將該道府州亦不論俸滿即陞其各監理官除募夫  
一項與伊無涉不議外凡伊所管各州縣委官之內  
有因分杵不堅築隄不豐滿一員議處者將監理官  
罰俸一年二三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一級調用四

五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二級調用六員以上議處者將監理官革職如議處議叙相同者准與抵算如監理官揭叅者准免連坐若並無議處止有議叙者將監理官照伊原任應陞之缺加二級從優即陞如此則各官俱知勉勵可無關茸貽悞之虞矣伏候

睿裁 第二疏云竊照臣請挑清江浦而下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行急

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  
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  
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為全淮會黃之所  
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漸淤  
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存寬十餘丈深五六  
尺至一二尺不等之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尚書冀如  
錫等條議內開清口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浚等語  
然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倣照挑浚

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堅土而此乃三年之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試驗浮土一層板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泥之下又屬板土板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尚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板土雖極堅硬



而第二層板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為一也惟是此處泥沙既易衝刷而臣亦議開引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板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亦未可定因思此番工程錢糧人力無不浩繁若有一處慮不周到恐致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悔是以不敢不畧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

掘土二十方遠傾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兩岸共計  
七千二百丈共掘土一十四萬四千方每方用夫三  
工共用夫四十三萬二千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  
需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亦於臣第六疏內措設  
錢糧給用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闢淤  
泥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伏候

審裁

第三疏第四疏第五疏俱淮運兩河事宜分見淮  
水運河水下第六疏設處錢糧一議淮揚被淹田

畝補納修河之費一運河經過之貨物宜令加納剥  
淺之資一開廣武生納監之事例三款并令各直省

州縣預徵錢糧十分之一第七疏  
裁併官員及議叙處分俱見後

第八疏畧云保

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於  
隄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二  
一在備員闡茸不知河道為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  
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  
而茫然不能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  
者不填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民  
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讐而盜決以淹之或因

已田乾旱而盜洩以溉之至於周橋翟霸奸民知商  
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  
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伊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  
若夫夫役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  
事而苦於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等  
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決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餘  
一帶殘堤貼椿之土悉皆卸塌椿木無土擁護易於  
竊取被湖內小船及水淹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而

足又聞向來有等壞事夫役當大埽方下未合龍門  
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揪頭繩以致所下之埽隨  
即衝淌諸如此類是以殘壞至此臣再四籌維欲圖  
將來久遠之計莫妙於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  
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  
當避誠為不易之策也臣愚以為今既大費財力高  
築堅堤必按里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并將  
疏浚修葺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

於海口為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名  
每兵一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草務  
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一墩令十  
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各繫鐵埽帚二個  
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為度每月之初一十一二十一  
日兩岸墩兵一齊各乘浚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纜錨  
下鐵埽帚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殆五丈之繫  
繩不能到底懸鐵埽帚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

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二百四十名給船十二隻肅令浚隄外至海口一帶之淤沙自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浚船七十六隻各分汎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簾繫繩以四丈為度應共設兵一

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三丈五尺為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



令十兵住於墩側每二墩給浚船一隻鐵埽帶繫繩以三丈為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河自清口西南至翟家壩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兵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二十兵住墩側於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二十丈俱密種芡荷蒲葦菱芡之屬為永遠護堤之策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運河由清口

至邵伯鎮南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於西堤令十兵住墩側其栽柳畜草等項俱照翟壩一帶之法責成之應共設兵六百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俱設步兵而無容設馬內以一分為百總管隊準支步戰兵糧餉其餘九分俱支步守兵糧餉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坡堅實日漸幫寬并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茂

外河之水果深五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三丈不等內  
河坦坡之外芟葦荷蒲盛長如是三年無異將該管  
守兵拔為戰兵戰兵拔為把總把總拔為千總千總  
拔為守備有缺即題陞無缺即報部照依應陞之缺  
遇缺即陞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破不堅或并不幫  
寬反有浪窩殘缺之處并柳稀多枯草被芟割外河  
之水不及五丈四丈三丈五尺三丈等深內湖芟葦  
蒲荷廢弛不種兵責四十板枷號一月穿耳徧遊示

衆仍革去糧餉另行遴補千把總革職守備降二級  
調用若各弁兵該管地方因循闇茸以致衝決隄岸  
者官革職挈問兵從重處死至於一例河道而臣議  
設兵船有多寡之殊者蓋下流既通則上流可無意  
外之滯是以外河獨重於雲梯關以下也又慮水底  
之事目不能及設有意外驟淤之處其本汛浚船不  
能即疏則又當立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浚各疏本汛  
以守其常通融協助以防其變而黃河無慮矣黃河

無意外淤淺之事則淮河自是安流淮河安流則運河亦可無恙其崔壩一帶之兵倍於運河者崔壩一帶當淮河之衝為上流最要之地也 八疏俱於七月初八日題初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這所奏經理河工事宜各本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議具奏 八月十三日工部等衙門會議具題十六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

會同詳確議奏

二十六日

廷議酌量修築具題

二十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應否緩修并會議各本內事情著總  
河靳輔再行確議具奏

總河靳輔覆題疏畧云夫黃河發源崑崙其流最遠  
自歷龍門合陝豫之水而益見奔騰又東至駱馬湖  
口更加東省運河山泉諸流而勢愈難捍又東南至  
於清口會合金淮而瀾灤滔天矣似此滔天瀾灤之

水非海無歸然自清口歷清江浦雲梯關以至海口  
尚有一百三十里之遙其中非得寬深廣大之渠受  
其來而聽其去安能使之暢然無阻也臣聞順治年  
間河道未壞之時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丈至  
五六丈不等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不等寬大如  
此是以雖遇伏秋水漲足以有容而不至於泛濫乃  
今日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  
寬十二三丈至十八九丈不等逼窄如此是以即使

霜降水消亦難承載而每至於潰衝也臣請將今昔寬深之數牽算而合較之深二三丈至五六丈牽算計深四丈深二三尺至五六尺牽算計深四尺昔四丈而今四尺是前此河水之深十倍於今日也寬二百丈至六七百丈牽算計寬四百五十丈寬十二丈至十八九丈牽算計寬十五丈昔四百五十丈而今止十五丈是前此河身之寬三十倍於今日也以上十倍與三十倍合算之是今日受水之河身僅



有前此三百分中之一分耳夫黃淮之水自若也伏  
秋之漲仍然也而其入海之路竟淤去三百分中之  
二百九十九僅存一線其何能容於以知各處之漫  
衝潰溢誠勢所必至者也不惟是也自臣於本年四  
月初六日到任之後目擊清江浦以下三百里河身  
淺窄情形而清江浦以上深雖不過丈餘寬則尚有  
百餘丈及二三百丈不等也乃自七月十八夜揚家  
莊遙堤潰決之後一路漸漸淤淺臣親乘小艇徧閱

河中自清江浦以上歷清口并清河桃源兩縣以至  
楊家莊前通計一百七十餘里其向之深丈餘者今  
則止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矣向之寬百餘丈今  
則止寬十餘丈至二三十丈不等矣雖此係新淤之  
土不難刷開然下流不通將令刷歸何處耶今臣若  
欲照 廷臣先將緊要之處酌量修築則必以急堵  
楊家莊決口為首務以其為漕艘必經之地現在淤  
淺難行也殊不知清江浦以下三百里久淤之河未

經疏通即使揚家莊閉合龍門不旋踵而他處又必告潰況清江浦以上至揚家莊業已盡行淤淺如將下流河身及早挑濬疏通然後竭力堵塞揚家莊決口則龍門閉合之後河流入海有途一百七十里新淤可以漸漸刷開故道可復漕運亦可無悞若不挑浚下流而但議堵決則水至無歸不特徒費錢糧徒勞民力此一百七十里新淤斷斷不能刷去必且更於揚家莊以上徐邳睢靈地方另行潰決決口移上

一里則河身多淤一里將見東豫二省頻告水災而駱馬湖以下勢必全無運道矣此臣之所以力請大為修治也況及早興修約費銀二百餘萬倘荷

皇上齊天之福數年之間或得告竣則田土盡出賦稅可增民生可望其樂業安居糧運亦可使之通行無阻若不急為大修則年年堵塞歲歲挑河恐數年之費亦不下二百餘萬而河道愈壞漕運愈阻臣受溺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民生國計何哉此臣之所

以力請修治而斷斷不敢議緩也臣前題八疏原止就原任工部尚書冀如錫等條議疏內所開工程定議修築其臣疏較部臣等疏內增估者惟雲梯關外挑河築堤一工耳至於南岸白洋河以上北岸清河縣以上則原未議及也今臣親加詳勘南岸遙堤自白洋河宿遷縣境起上歷邳州睢寧靈璧以至徐州共計程二百八十里其堤內田地較之堤工俱低九尺一丈及一丈一二尺不等而堤外淤灘則較之堤

工止低三四五六七尺不等甚有淤灘與堤頂相去  
僅尺許及竟與堤頂平者今歲伏秋水漲直至堤頂  
雖廳印河官竭力於堤頂之上督夫挑土暫為搪護  
然不過加四五尺寬一二尺高之子堤一段萬不能  
恃以捍禦洪流又有堤外久停積水堪敵黃水黃水  
不能浸入未經淤高之處則又一派汪洋清波千頃  
每遇大風鼓浪將舊堤積漸撞擊莫不剝落坍塌僅  
存數尺北岸遙堤自清河縣起上歷桃源宿遷邳州

睢寧以達徐州共計程四百里內清河至宿遷一百六十里係漕艘經行驛遞飛馳之地堤工尚寬及至駱馬湖而上除近山之處原未築堤外凡見在之堤悉皆殘缺不堪其中雖無堤頂與河灘相平之處然堤頂較之內地俱高八九尺一丈不等而較之外灘不過高四五六七尺不等且必有積水浸堤甚至兩面皆水日受汕擊之患者內如徐州之花山張家樓一帶原係岡阜之地近因河底墊高士民條議創築

堤工攔水乃工程未竣而洪流驟至業已衝成大缺其水從北東直注出駱馬湖之後將運河貓兒河一帶漸漸淤墊以上情形俱臣親身經歷竚立徘徊往來相視目擊危險之狀真不禁心膽皆悸是以不得不併請急修雖駱馬湖以上非漕艘經行之地殊不知南岸一決其水必由邱家白鹿等湖漫過歸仁堤助洪澤湖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高良澗等一帶堤工各堤勢不能支必至決裂即或堤工堅固如鐵不



即潰決亦必從頂漫過直衝運河之堤由清水潭下  
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嗣此淮流仍舊旁洩仍不助  
黃刷沙清口以下黃運兩河仍必淤墊此駱馬湖以  
上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其水必  
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并駱馬湖底  
積漸淤高嗣此東省山泉諸流不能暢行一遇伏秋  
淤漲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等州縣之田畝必  
至淹沒運河堤工亦必至於潰衝此駱馬湖以上北

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至於黃河上流有決則下流必淤故駱馬湖以下至清口一帶攸關運道之黃河必得駱馬湖以上無旁洩之事方能深通是以凡此兩岸危險情形均當逐一修治也合而計之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挑堤岸不築不用鐵掃帚等器設法加浚河身并浚海口則黃淮無歸黃運兩河并高家堰一帶之各岸堤處處皆可衝漫見在決口雖大費錢糧堵塞堅固而此塞彼衝終歸無益下流既

挑浚疏通矣而清口以上爛泥淺一帶不挑引河則  
淮流不暢湖水不能速下高堰一帶之堤岸尚屬堪  
虞爛泥淺一帶既挑引河矣而下自清口武家墩歷  
高家堰高良澗以至周橋閘一帶殘缺之堤不行加  
幫高厚并不築翟家壩之堤堵塞大小三十四處決  
口及成河九道之處則淮水旁分刷沙不力黃水必  
仍內灌而兩河必仍淤墊是以今日治河之道疏下  
流幫堤岸堵決口皆屬至緊之工誠緩一不可者也

至於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必須深挑以通重運此又不待言者矣總之下流既疏殘堤既幫決口既堵則淮水可使徑直趨海然後併堵楊家莊決口急挽黃流使之赴清口會淮則故道可復河道既可復故而并將駱馬湖以上兩岸卑薄殘缺之處逐一修治再行設兵看守之法庶幾可保久遠而不致於徒費錢糧徒勞民力也臣謹將各本內事宜逐一詳加確議

分疏題覆

靳文襄公經  
理八疏摘鈔



行水金鑑卷四十八